



DANIEL PENNAC

MESSIEURS LES ENFANTS

法国最新获奖小说

娃娃先生

[法国]

丹尼尔·彭纳克

张大成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作文题：一天清早你们醒过来时，发现你们在夜里变成了大人，你们惊惶失措，冲进你们父母的房间，他们却已经变成了孩子。写出下文。

天真的少年约瑟夫、伊戈尔、努尔丁三人正为这古怪的作文题苦恼时，忽然发现自己竟真的走入了作文题设置的梦境。一时间，他们不知所措，他们夹在成熟的躯体和过去的无知中间感到万般无奈，……

小说通过离奇古怪，似幻亦真的故事，多姿多彩的人物和广阔的社会画面，饶有兴趣地探讨了童年的真谛，以及成年化儿童和儿童化成年等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献给朋友皮埃尔·布特龙。在我写这本小说时，他正在拍电影，讲述同一个故事。只有当我看到他的影片的那一天，他才会读到这本书。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

感谢标题大师尼科克·杜台，感谢幽默巨匠罗瑞·格雷尼耶。

人不会总是一帆风顺。

——克里斯蒂恩·穆尼耶

题 目

想象，不是胡编乱造。

“ 想象，不是胡编乱造。 ”

克拉斯坦吼叫着但并没有提高声音。

“ 想象，不是胡编乱造！ ”

他把我们的作业本从书包里抖搂在讲台上。

“ 你们是有意的吗？ ”

没有人有意那么做。只有发疯了才会有意那么做。

“ 究竟要对你们重复多少次呢？ ”

三十年过去了，他仍然在重复这句话：

“ 想象，不是胡编乱造！ ”

在这三十年中，羊群已经更迭了三十次。他现在的学生有些已是他最初的学生们的孩子（孙子辈也快出来了），但是克拉斯坦的格言却没有变：

“ 想象，不是胡编乱造！ ”

克拉斯坦没有变老。这个老不是一般人们所谓的老，不是那种因为青春逝去而带来的肌肉的衰老，也不是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心灵的僵化。他还是他，他简直从一开始就看不出年龄来。也许正是这个使得几代人害怕：克拉斯坦

源于永恒。

“你说，他多大年龄？”

问得好。这位不锈钢般的老师会有多大年龄呢？他总是把他的学生们变成呆若木鸡的人。人们不是看见他走进教室的。当人们等着他来时，他总也不来，当人们抬起头来时，满眼中看到的只有他：从一开始就穿在身上的同一件衣服，钢笔挂下的同一片紫色的墨水痕迹，绑在他眼镜左腿上的同一块橡皮膏……他的肤色是那样的苍白，人们只能看到他的线条：一种漫画式的轮廓。

“想象，不是胡编乱造！”

哦！那种粉笔划出的声音……

他的旧书包把一摞作业摊放在了讲台上。

“你们是有意这么做的吗？”

这次同以往一样，他漫不经心地挑出了一本作业。

“封唐芝小姐！”

听见叫的是别人的名字，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而可怜的伊莎贝尔·封唐芝听见自己的名字简直像晴空霹雳，吓得半死……

“对，就是你，封唐芝……”

我一直寻思，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师怎么会用她的姓来称呼一个才十二岁零三个月的女学生呢？她才不过是个小毛孩子呀……不开玩笑，试想一下：一位早已不小的女人或者男人每天清早醒来，刷刷牙龈已经萎缩的牙齿，摸摸下垂的乳房、虚弱的胃，拆开一封国税局的来信，对政府机关来的威胁性语言抿嘴一笑，表现出孩子般的不理解，

至于回信，那是第二天的事。他抓起他的老师用的书包，嘴里还嚼着剩下的面包就钻进了地铁，半小时后在教室里注视着一个小女孩：

“封唐芝，我听你说话哩！”

他用手指夹着作业本就像是拿着一块破麻布片。

“你说吧，什么是奶奶怀了孕，她的孩子成了她女儿的妹妹，而她的女儿又成了她妈妈的母亲？”

教室里没人敢笑。

“封唐芝，你说吧，我在听你讲话啦。”

小女孩终于结结巴巴开了口：

“这是报纸上说的……”

这恰恰是她不该讲的话。（但她又该讲什么呢？）

“好哇！我要你们想象理想的家庭，你们就去抄报纸吗？”

《想象理想家庭》，这是作业的题目，是的。在学生的记忆中，克拉斯坦出的从来都是一些有关家庭或者童年的题目。这已经是老师们传为笑谈的古怪事儿之一。

“封唐芝，报纸……”

下边是一阵怒斥：

“真理不在报纸里！真理不在你们的电视机中！真理甚至也不在你们日常的言谈中！”

训斥如同板上钉钉，声声震耳。

“真理不是来自任何地方，真理绝不会送到你们的信箱中……”

他用的是那种能刺破耳膜的粉笔划过的声音。

“真理不是债务！真理永远都只能靠努力来赢得！”

他现在说的话与他三十年前说给我们听的一字不差。道理虽然不错，但是我们又能从中领会到什么呢？今天依旧如此，面对坐满新人的教室，这就是万无一失的真理。

“格拉先，你呢！”

格拉先抬起一颗牛样的脑袋。

“格拉先，这不是你自己的描述，这是任何一个别人的！这不是你身边的一个家庭，这是任何一个家庭！”

格拉先真像一头牛，两眼潮乎乎的，像极了。

“你不要耍牛脾气！”

下面是按分数从高到低分发作业，他一边发一边讲评：

“格拉先，荒谬！乌斯丁娜，粗俗！玛斯兰，糊涂！范东，胡诌！”

这儿扔一本，那儿飞一本，发的都是“批阅”过的：

“想象，不是胡编乱造！要的是真正的想象。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胡诌这难道过分吗？一个家庭，一个真正的家就那么难想象吗？童年！难道童年是距离你们遥远的火星？”

他面对着三十双低垂的眼睛：他三十年来一直教五年级（译者注：相当于中国初中二年级），他教过的学生加在一起，共有九百人，也就是说他一共面对过九百双不可捉摸的目光，换言之，他的一生都是面对着这些躲闪的目光，一生都让人相信他是一位被诅咒的老师，是一位孤独的失败的真理的传播者。

整个一生。

而今天，在16时25分时他却栽了；栽在迄今为止同

其他二十七个孩子没什么差别的三个小笨蛋身上了。这三个家伙才不管你那老师的生涯、老师的教诲哩！因为即使他们都十二三岁啦，即使面对某位克拉斯坦，他们也不可能整整一个小时都害怕呀！这三个小坏蛋给克拉斯坦班上的孩子们带来了一分钟的喘息。他们的名字是：

1．伊戈尔·拉福格，第六排，靠窗，正明目张胆地把一张妙趣横生的纸收进他的法语书夹内。

2．约瑟夫·普里茨基，伊戈尔的朋友和同桌。当克拉斯坦背过身去时，他闪电般地抢走了那张纸。

3．努尔丁·卡德尔，正探身趴在前边同学的身后，为的是不放过任何好笑的事。

克拉斯坦在教室的走道上踱来踱去，讲评着作业：

“事实是，家庭是一种正在消失的东西！人们常常对我们说家庭的价值正在消失。简直是开玩笑！已经消失的是家庭本身！家庭被各种媒体的酶给溶解了！电视制造了一代愚蠢的人，而你们就是从这种作坊里造出来的灾难性的产品！”

伊戈尔：“约瑟夫，别讨厌，他妈的，还给我！”

努尔丁：“什么东西，给我瞧瞧。约瑟夫，给瞧瞧。”

约瑟夫：“是你画的吗？”

“你们的电视机足以把你们变成电视脑瓜了，这就是悲剧。”克拉斯坦继续在高谈阔论，“你们长着电视脑瓜，随身听耳朵！我并没要你们干什么登天难事！我要求的是你们集中几个小时来发现真实！你们的父母毕竟是真实的吧！是千真万确存在的吧，不是吗？你们的兄弟姐妹不是Game-

boy（电子游戏）中的人物吧！难道是的？”

伊戈尔：“别闹了，约瑟夫，我生气了，还给我，我警告你。”

约瑟夫：（无声地狂笑，但却明目张胆）。

努尔丁：“约瑟夫，给我看看。喂，妈的，看看，好吗？”

克拉斯坦当初对我们这些学生的家长们说的也是一样，但当时更是从道德上而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的。在他眼中，我们都是父母的不肖子女。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父母为我们吃尽了千辛万苦，而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甚至不屑在一篇最简单的作业中为他们做出哪怕一丁点儿牺牲。他非常气愤，致使他的讲话有时断断续续，近乎哭诉。他突然住口了，似乎在集聚力量来阻止人生的所有眼泪。教室里鸦雀无声。此人一脸寒霜令我们害怕，再加上某种绝望使我们即使下了课也不得安宁，叫我们噩梦连连，让我半夜惊醒，似乎我也注定会有那样的人生而没有我自己的生活。但是克拉斯坦的昏乱只持续了几秒钟。他又恢复了理智开始讲评。他不声不响地换了话题，让我们大家都不知所措。那天，在16时25分整，他又这样来了一手：

“我真的想知道……”

他突然转过身来，似乎失去了平衡，让人生畏地朝约瑟夫·普里茨基俯下身去，就像是一尊要把罪犯化为齑粉的骑士雕像。

“我真的想知道我讲评时，你在下边搞什么鬼，普里茨基。”

约瑟夫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从他朋友拉福格那儿抢来

的那张纸已经到了老师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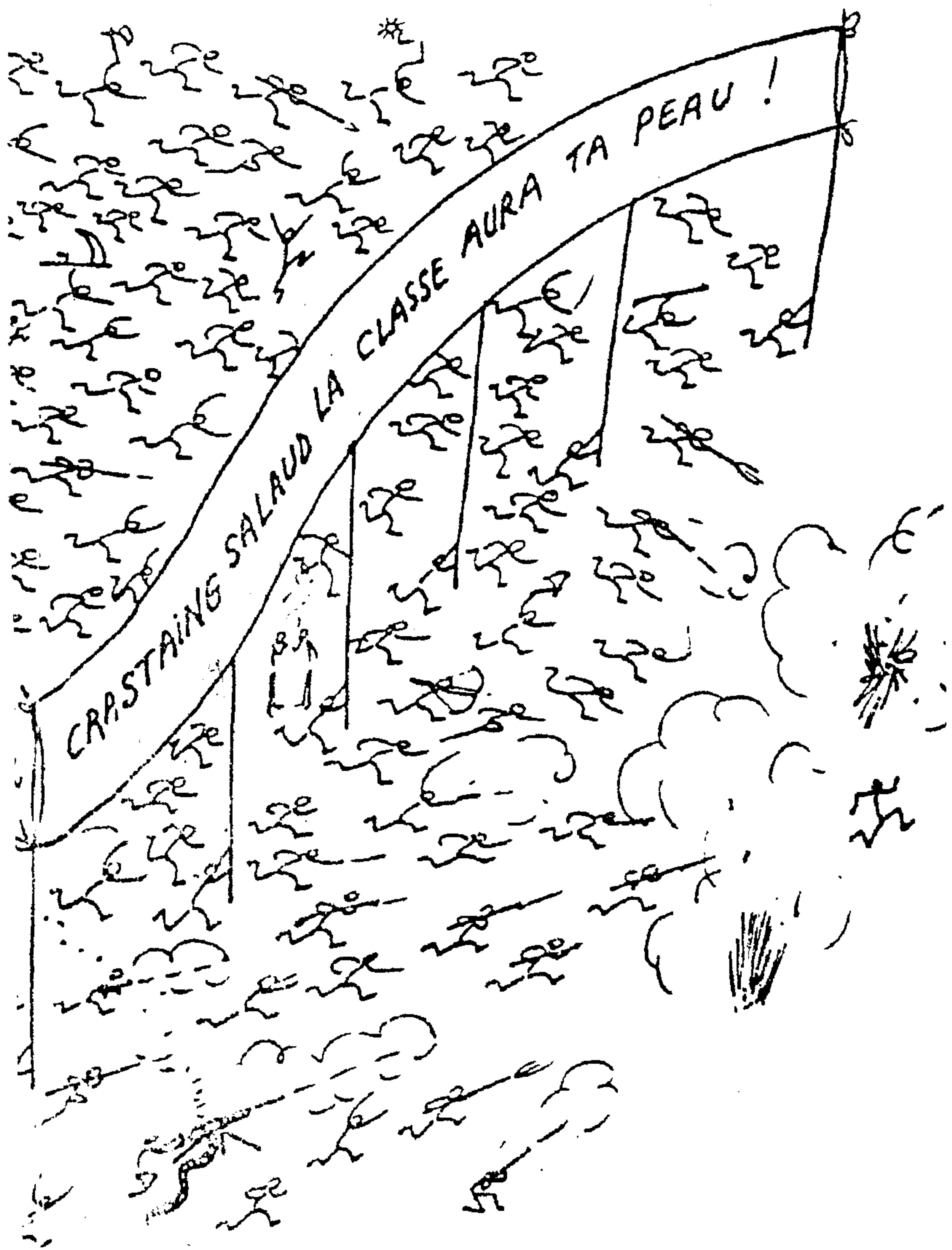
“伊戈尔，我说真的，我当时什么也来不及了。”他后来解释说，“这事儿发生的太快了！而且我不想拉裤子。说真的，我觉得当时就要拉裤子了！我忍住，想别的事儿了。”

我本来可以对克拉斯坦看到的東西描写几句来说明灾难的严重性，但是对文字不能要求过高。我想最好还是把物证给大家瞧瞧。

请翻看下一页……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form of Urdu or Persian, covering the majority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dense and flows across multiple lines,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stylized or repeated. There are some small, dark, irregular mark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text, possibly ink splatters or corrections.





《克拉斯坦老浑蛋，我们全班要你命！》
这就是那幅画。

有一些寂静是无法描绘的，而克拉斯坦善于恰到好处地使用这一武器。他终于点点评论家的头。

“画的场面很热闹，这点不可否认……”

他在全班学生面前展开了那幅画，让大家来做证。可是证人们都低下了头。他们宁肯就地枪毙也不愿向罪证悄悄地瞅一眼。

“不论怎样，创作灵感已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克拉斯坦一边走回他的讲台，一边若有所思地把画儿折了起来：

“普里茨基，请你拿出你的记事本记下来，下星期一，请你父亲先生来谈谈。”

又是他那种樟脑丸式的说法。即使全家死了很长时间，“你父亲先生”看起来也是永远死不了的。

“我将高兴地亲自把你这个迟来的新生后六八造反派的画交给他。”

就在此时，伊戈尔·拉福格出场了。他在自己座位上没动，也没表现出明显的激动来，他说：

“那画是我的，先生。”

克拉斯坦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拉福格。本来很静的教室更加寂静了。

“那画是我的。”伊戈尔坚持说。

克拉斯坦同情地笑了笑：

“拉福格，还是实际点，你画画儿的天分也不比干别的

事儿更高。”

拉福格没有低头。他是那种喜欢同大人的目光较劲儿的小坏蛋。要不是努尔丁·卡德尔朝天伸出一个晃动的手指头打破僵局，那种对峙的场面一定会是激动人心的：

“不对，先儿，是我搞的！”

“哟？”克拉斯坦不动声色地说，“咱这儿不是一个五年级教室，而是成了Mé dicis（梅迪西斯）别墅啦。”

“不，先儿，是我搞的！”

“是我画的，卡德尔，请你要说法语。”

（没有，没有，这里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种族主义：这是三十年来他在糟蹋法语的人面前讲的同一句话，仅此而已——对任何人，比如对我也都是一样的。克拉斯坦历来如此，不属于任何种族。只有语法，当然是法语语法才是他唯一的祖国，但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

“说法语，卡德尔，哪怕是让我高兴一次，就一次。”

下课的铃声在努尔丁·卡德尔那种凶巴巴的眼光下响了。学校的所有班级一下子喧嚣起来了。

“卡德尔、普里茨基、拉福格，你们不要走！”

三个小男孩在就要跳起来时被逮住了，只好重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既然你们三个都争同一幅画，你们就给我做同样的课外作业。明天一早交。这就是你们哥儿们义气带来的后果。”

外边，教务主任弗瓦里耶先生正在大声吼叫：“不许在走廊里奔跑！”校长朗瓦尔先生想要缓和一下主任那陀螺机式的热情：“弗瓦里耶，算了吧……我都三十年了……就同